

<<涸辙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涸辙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59580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59588

出版时间：2011-8

出版时间：作家

作者：赵本夫

页数：371

字数：35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涸辙>>

内容概要

赵本夫至今已发表小说散文等近400万字，出版中外文作品集19部。著有《地母》三部曲《黑蚂蚁蓝眼睛》《天地月亮地》《无土时代》及《走出蓝水河》《刀客和女人》《天下无贼》等。作品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《走出蓝水河》《青花》小说《天下无贼》被冯小刚改编成同名电影。为人们津津乐道。

《涸辙(赵本夫选集)》收集了作家赵本夫历年的中篇小说力作，作品有《那原始的音符》《仇恨的魅力》《走出蓝水河》《营生》《陆地的围困》《蝙蝠》《涸辙》《碎瓦》等。

## 作者简介

赵本夫，生于江苏徐州丰县。

1981年发表处女作《卖驴》，并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至今已发表小说、散文等近400万字，出版中外文作品集19部。

著有《地母》三部曲《黑蚂蚁蓝眼睛》《天地月亮地》《无土时代》及《走出蓝水河》《刀客与女人》《天下无贼》等。

作品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《走出蓝水河》《青花》。

小说《天下无贼》被冯小刚改编成同名电影，为人们津津乐道。

现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，江苏作协专职副主席。

书籍目录

那——原始的音符  
仇恨的魅力  
走出蓝水河  
营生  
陆地的围困  
蝙蝠  
涸辙  
碎瓦

## &lt;&lt;涸辙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涸辙 1 黄河在这里打个滚，走了。

走的时候是在黎明。

人们正睡着。

一声极有底气的闷响。

好似天塌地陷。

一下子，全都惊醒了。

男人还沉得住气，在黑暗中躺着没动，只骇然睁大了眼。

女人吓得机灵坐起，光着上身打哆嗦：“他爹&hellip;&hellip;快！

&hellip;&hellip;”孩子哭喊着直往大人裆里藏。

鸡飞、狗叫、女人嚎&hellip;&hellip;声音嘈杂而又遥远。

这时，四野已是一片呼呼的涛声。

阴风骤起，嗖嗖地往屋里钻。

男人大吼一声，甩下女人和孩子，跳下床直扑大门。

他想看个究竟。

但晚了。

手刚摸到门闩，滔天的洪水已撞到门上。

轰隆一声。

很微弱的一声，屋子就倒了。

其实，轰隆了一阵子。

屋子都倒了。

村庄没有了。

所有的村庄都没有了。

但他没听到，没看到。

就这么快。

那个男人只来得及说了两个字：“我日！

&mdash;&mdash;”傍晚，螃蟹拱进村头的一个麦秸垛，蜷蜷身子，便和衣躺下了，躺着的样子像一条狗。

一条不安分的小公狗。

真暖和，浑身都在解冻，大腿麻酥酥的，光想笑。

草窝里弥漫着麦秸发酵的气息，有点酒味。

不大会儿，他便醉醺醺地睡沉了。

从老黄河沿刮来的北风卷着雪粒，沙啦沙啦地打在草垛上，又滚落下去。

草垛像镶了一圈银边。

场院旁边的小沟渐渐存满了灰白，只那条大路依然光溜溜的。

雪粒还来不及停留，如鞭的长风便凶狠地抽过来，被打落到别处去了。

远远近近的村庄都凝固了。

真冷。

螃蟹却睡得热气腾腾。

他舒舒服服翻个身，忽然醒过来。

一摸一把汗。

操他二姨。

舒服得过头了。

他快活地想。

外头有动静。

天到啥时候了？

## &lt;&lt;涸辙&gt;&gt;

说不准。  
麦秸垛上没窗户。  
外头下雪，他也不知道。  
只知道已经睡了很久。  
他爱睡。  
    外头有动静。  
车轱辘咯瞪咯瞪响。  
人喊马嘶，脚步杂沓。  
过队伍吗？  
他困倦地打个哈欠，想接着睡。  
天兵天将下凡，和老子又有什么关系。  
刚合上眼，又憋不住好奇。  
夜间过队伍一定很神秘，说不定能看到大炮。  
想了想，就往外拱。  
使劲拱。  
拱得麦秸垛乱摇晃，却拱不出来。  
操他三姨！  
挨黑拱进来时，也没这么费劲呀，咋就拱不出去呢？  
肯定哪里不对头。  
他趴下来摸摸脑门，呱呱拍了两下，这才记起拱错了方向。  
挨黑拱进草垛是头朝里，脚在外。  
现在要拱出去，就得掉转身子，或者往后出溜。  
可是，在麦秸垛里转身并不那么容易，窄窄的一条洞，窝脖儿。  
往后退又似乎太简单了一点。  
就是说，拱了半天白拱了。  
操他四姨，老子就这么个拱法——一直朝前！  
拱个透洞出去。  
不信麦秸垛有地球大。  
杨八姐说地球是圆的。  
我不信。  
怎么会是圆的呢？  
我从八岁要饭，去的地方多啦，火车也扒过，没看出哪里是圆的。  
杨八姐笑了，咯咯的，说你懂个屁！  
地球当然是圆的。  
好好好，就算是圆的。  
咋个圆法？  
像你的奶子那么圆吧？  
你的奶子可真圆，像扣上的两个发面馍。  
接着就掴来一巴掌，胡说就打死你！  
可你打得并不疼，就像是摸了一把，手掌软乎乎的。  
还笑，还脸红，露出一嘴白牙，眉也扬起来。  
我知道你没有真生气。  
也想摸一下你的脸。  
我已经三年没摸你的脸了。  
那时我只有十四岁，不想摸，你老让摸，拿着我的手摸。  
摸你的脸，摸你的奶子。  
那时，我老害怕。

## &lt;&lt;涸辙&gt;&gt;

老不敢摸。

现在老想摸你的脸。

我也学你，也笑，也脸红，也露出一嘴白牙，想那么来一下。

你一偏头躲开了。

现在我十七岁了，你不让摸了。

你躲不开，今晚我就拱你的地球，拱你的圆圆的白地球！

你跑不了啦！

螃蟹来了精神，两手朝前扒，双脚往后蹬，一撞一撞地拱开了。

麦秸垛摇晃得更厉害了。

他像一头发情的小公狗，疯狂地在里头撞来撞去。

他已经忘记了方向，也忘了外头的动静，只是忘情地拱他心中的地球。

麦草软柔柔的，头脸触碰之处，都有一种发泄的快意。

他觉得自己是在杨八姐的怀里。

他崇拜那个开茶馆的年轻女人。

她爱骂人，敢和男人打架，在地上翻滚着打。

可她心眼好。

她老照应他。

他永远忘不了三年前的那个夜晚。

他要了一天饭，晚上缩在三岔路口的一个茶棚下睡了。

半夜里冻醒了，冻得哼唧哼唧的。

他把身子蜷了又蜷，还是冷得打哆嗦。

忽然门开了。

从门里伸出一只手，扯胳膊把他拉进了屋。

他晕晕乎乎进来了，晕晕乎乎被她脱掉了衣裳，晕晕乎乎上了床。

他被她紧紧地搂着，抚摩着。

渐渐地睡着了。

眼角里汪着两滴泪。

他在梦里哭了。

从此，那个茶馆成了他的圣地，杨八姐成了他的亲人。

他要报答她。

他把自己要饭吃剩的饭菜全给了她。

让她喂猪。

每次都是这样，一给就是大半口袋。

烂窝头、红芋干、菜团子，什么都有。

对一头猪来说，够丰盛了。

有的庄稼人，连这还吃不上呢。

一日，螃蟹把背来的饭菜倒进猪槽，转身就走。

出了大门，无意间一扭头，见杨八姐赶开正在大吃大嚼的那头花猪，弯腰捡起几块窝头，用毛巾包起来，匆匆跑进屋去了。

螃蟹明白了，也心酸了。

这么好一个人儿，竟和猪争食，还不如我呢。

打那，他再背来剩饭剩菜，就不往猪食槽倒了。

大门后头挂一只空篮子。

他取下来，就倒那里头。

他知道杨八姐会去捡。

他有点自豪了。

他觉得自己像个男子汉了。

## &lt;&lt;涸辙&gt;&gt;

他本来可以有点积蓄。

把要来的百家饭吃剩了，每天积存起来，再卖给一户人家喂猪，就能得到一点钱，或三毛，或五毛。久而久之，会是一笔可观的收入。

庄稼人都乐意买乞丐的东西，便宜。

一位要饭的老太太，积蓄十年，居然给儿子盖了三间瓦房。

外人以为她发了横财，其实不是。

只有乞丐才懂得乞丐。

生存是一门学问。

小猪往前拱，小鸡向后扒，各有各的法。

在乞丐行里，螃蟹有许多朋友，其中不少已经洗手不干了。

他们都有家，日积月累攒一笔钱，正儿八经过日子去了。

螃蟹不打算攒钱。

老家鱼王庄没有任何亲人，无牵无挂。

隔些日子回去一趟，就住在鱼王庙里。

那座庙离庄子还很远。

那是他的祖居地。

祖上都是看庙的。

轰隆一声，麦秸垛倒了。

一道雪亮的手电光罩住一个蛤蟆状趴伏的家伙，头上热气直冒。

奶奶熊！

我说麦秸垛咋乱晃，我看了一阵子啦。

什么人？

！

民兵营长大喝一声。

螃蟹还没闹明白咋回事，四肢就被两条汉子按住了。

一股北风扫来，他打个寒战，一身汗水都干了，紧紧地箍住皮。

你们吵啥！

他使劲挣扎着，什么也看不清。

手电光仍照着他的脸。

他眯缝着眼，吃力地抬起头：“我不偷不抢，老拿我开什么心？”

“哈哈！”

这不是小螃蟹吗？

“民兵营长开心了。”

是这小子！

两个汉子把螃蟹抓起来，反剪着手，推到营长面前。

营长和蔼地笑了。

他认识螃蟹。

老黄河沿上的人都认识螃蟹。

他是吃千家饭长大的。

“开心？”

我看你才是穷开心！

半夜三更拱麦秸垛，八成是闲得难受了。

这么着吧，跟我去挖大河，说不定能当个治河英雄呢！”

“螃蟹傻眼了。”

还当是过队伍呢，操他五姨！

是挖大河的民工。

他认识这个营长，胸前永远挂一嘟噜勋章，都退了色了。



## &lt;&lt;涸辙&gt;&gt;

据说是在朝鲜得的。

他有英雄癖。

我可不当英雄。

他一晃膀子，挣开背后的人：“我不去！”

我不是你们村上的人，你们不能抓我的差！”

“你倒有理？”

“营长慢慢从腰间抽出皮带，”

“你不是俺村上的人，为啥来俺村要饭？”

“我是借饭！”

俺鱼王庄的支书给俺开了证明的。

俺是贫农。

不信你看！”

“螃蟹伸手往怀里摸。

营长知道他怀里有张盖有红印的证明信。

他们不知看过多少遍了。

每次拿他开心，他总要一本正经掏出来，已经皱巴得不成样子。

“我不看。

知道你是贫农。

你来借饭，俺借你干活。

两不吃亏。

走吧，儿子！”

“螃蟹是公儿子，就像公共厕所一样。

“我不去！”

“他一扭头，很英勇的样子。

刷——

牛皮带在手电光中舞了一下，像一条飞蛇，带着哨音。

“去不去？”

“螃蟹吓得一缩头，不吭声了。

他见过这个营长揍人，一皮带能打出一道血痕，他打过美国人。

也打过村上的人。

营长并没有揍他。

提着皮带凑近了一点，挤挤眼：“儿子，有你的亏吃吗？”

挖大河累点，可饭也白吃。

公家补助洋面，一天能吃一顿白发馍呢！”

“他真想让他吃几顿饱饭，小时候，他也要过饭，知道要饭的味道。

螃蟹每次到他门上要饭，他都给。

他心眼不错。

就是爱揍人。

螃蟹加入了浩荡的民工队伍。

他拉一辆装满柴草的平板车，足有八百斤。

肩上的皮带勒得骨头茬吱吱响。

民工们都和他开玩笑，乱喊儿子。

他也不理，只闷闷地走。

倒霉。

他怕干活。

准确地说，他烦干活。

长到这么大，还是头一次上套。

## &lt;&lt;涸辙&gt;&gt;

像一头没经过调理的小牛犊。

他真不甘心。

他准备伺机逃跑。

撒丫子跑他六姨！

在他看来，世界上没有比要饭更好的职业了。

不用操心，不用干活，只要装出一副可怜相，吃的穿的全要得来。

现在身上的破棉袄、破棉裤全是要来的。

只里头那个胸罩是偷来的。

他戴了一副胸罩，空荡荡地吊在胸前。

是偷的杨八姐的。

他崇拜杨八姐，崇拜她身上的每一个物件。

他并不想做贼，只想拿她身上的一点东西作纪念。

在她身上所有的物件中，没有比胸罩更富有想象力了。

从那个夜晚以后，他常到茶馆借宿。

夏天，睡在门外茶棚下的石桌子上。

冬天，就睡在杨八姐的屋当门。

铺一张苫子，杨八姐给他一条棉被。

也很破，但补得整整齐齐。

也干净。

有时候，杨八姐也拉他去里间，和她同睡一张床。

杨八姐没有孩子，也没有男人。

男人不知犯了什么事，蹲监牢去了。

白天，常有男人来喝茶，借火，凑机会碰一下她的奶子。

她伸手就是一巴掌。

男人要打她，她就和男人厮打，打得气喘吁吁，头发散乱。

男人治不服她。

晚上，常有男人来敲门。

她也不理睬。

嘭嘭嘭！

敲一阵子，走了。

她便轻轻地叹一口气。

螃蟹和她睡一起，像睡在草垛里一样暖和。

两人睡两头。

他一伸腿，到处软乎乎的。

他老想碰，又怕碰。

他老是害怕。

半夜里，杨八姐睡他这头来了。

紧紧地搂住他哭。

有时搂住他笑。

笑比哭还吓人。

哭的时光搂住他不动。

笑着时就老是摆弄他，像摆弄一个玩意儿。

她老摆弄他的小鸡。

小鸡先是像一颗软枣，一会儿成了一根小棍，细细的一根小棍。

她笑得嗤嗤的，发疯一般吻他，他吓得不敢动一动。

终于有一天晚上，他觉得浑身出火，要有一股什么东西从身体的哪一部分蹿出来。

他一下子来了猛劲。

## &lt;&lt;涸辙&gt;&gt;

翻身压到杨八姐身上。

杨八姐先还嗤嗤地笑，忽然翻了脸，一巴掌把他打到床下去了。

从此，再不许他上她的床。

白天看见他，她显得有点不自然了，爱红脸。

以前却从来不红脸的。

她一直把他看成个孩子。

她没有想到，她已经不知不觉把一个小男孩变成了一个小男人，一个像小公狗一样的小男人。

杨八姐仍然留他在家住。

他变得不安分了。

他老想接近她，老在她身边转，耸着鼻子嗅。

她身上有一股好闻的味儿。

他终于偷了她的胸罩。

他知道那是女人的物件，男人用不着的。

但他愿意挂在脖子上。

就像挂着杨八姐。

最初的骚动平息了。

他又去要饭了。

他是个快活的小乞丐。

他活得无忧无虑。

当然，要饭得厚着脸皮。

可脸皮值几个钱？

支书老扁说得对呢，人得活着，人得想开！

那次会上，他两个肩膀夹个扁头，挥挥手不让大伙哭：“别像出老殡似的！”

到这地步，有啥丢人不丢人？

衣食足而知荣辱，脸皮不如肚皮当紧！

人都有背时的时候，韩信受过胯下辱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，朱元璋也要过饭，后来都成了大气候！

我不信咱鱼王庄的日头老黑着！

这会儿，谁给咱一个烂窝头，就记住他一份情。

等鱼王庄的果树长起来，咱还他一筐鲜苹果！

挨村送，挨门送！

都出去都出去，走得动的都出去！

能挣钱的挣钱，不能挣钱的要饭。

只要不犯大法，干什么都行！

大伙要是怕在外头遇到麻烦，党支部给开个信揣上！

“当时，老扁就拉个破桌子出来，让大队会计开信。

会计掏出印章，铺好纸笔，问：“支书，这信咋写？”

“老扁想了想，边走动边口述：“兹证明我村社员某某某，是贫农成分，因生活困难，出外借饭。

请沿途村庄给予方便为盼。

鱼王庄党支部。

“满会场千把号人正一片哭声，听到这里又都破涕为笑了。

要饭成了借饭，还冠冕堂皇地开个信。

老扁真会日弄人。

但除此以外，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？

没有了。

会计正要动手写，忽又想起一个问题：“都写成贫农？”

## &lt;&lt;涸辙&gt;&gt;

”都写成贫农。

”那……几户地主富农呢？

在场的几户地富子女都低下了头。

老扁扫了一遍，全是破衣烂衫，面黄肌瘦。

只有大地主梅山洞的老闺女梅子穿得整整齐齐。

一身青布裤褂，裁剪合体，脖子下扣一盘花布扣，勾勒出胸脯那儿两座丘。

四方圆脸略显清瘦，白得像雪。

两眼像两潭深水，冷冷的。

当时，螃蟹就坐她旁边。

当老扁的目光扫过来时，她把脸转向一旁。

并不像其他地富子女那般尴尬、惶恐，送出谄媚的光。

老扁突然冲会计大发其火：“你啰唆个屁！

我说了，都写成贫农！

”说罢就走了。

架着一条胳膊。

会场上全乱了。

地富子女都松了一口气。

其他人似乎也都松了一口气。

纷纷站起，拍着屁股上的尘土，拥到会计那里去领信。

同时，就有许多人打招呼。

”二叔，你啥时走？

让花花跟你去吧？

”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
她手上牵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。

”土改！

咱结伙去关外吧？

”十几个壮小伙子呼隆围上了一个清瘦的年轻人，在那里雀跃。

仿佛要出征。

”桂荣，咱姐妹俩一块出去，也好有个照应，行不？

”这是两个十八九岁的姑娘。

拉着手说悄悄话。

兴奋而又胆怯的样子。

桂荣是个很丰满的圆脸姑娘，个头也很高。

另一个却瘦小一些。

叫小菊。

…… 正在这时，梅子突然站起来走了。

眼里噙着泪。

螃蟹看着不对劲，忙追上去拉了一把：“梅子姐，你不去领个证明？

”梅子没理他，一直走出会场。

那时，螃蟹并不知道，党支部已决定让梅子留下，留在村里做点护理工作。

她懂些医术，是小时候跟他爹梅山洞学的。

梅山洞是黄河滩上的名医。

可惜死得太早。

不然，梅子的医道会学得更好一些。

现在鱼王庄离不开她。

年轻力壮的都走了，剩些妇孺残疾。

有她在，外出的人才放心。

## &lt;&lt;涸辙&gt;&gt;

螃蟹看梅子走远了，没趣地转回来：“你不领，咱领！”  
“直奔会计那里，一头挤了进去。”

螃蟹腰里这张证明，就是那次领的。  
已经好几年了。

这是一张护身符。

凭着它，扒火车、坐轮船、走州过府，从不用花钱。

被人捉住了，只要掏出证明，外加几头虱子，就能逢凶化吉。

大不了被人训一顿完事。

训斥、责骂、捉弄，他都不在乎。

那有什么呢？

又不沾身上。

他爱独来独往，从不和人搭伴。

他曾和土改那帮小伙子一块出去的。

他们年龄大，老揍他，嫌他懒。

骂他是个小流氓。

光吃不干。

干个熊！

土改他们一出去，老爱找活干，全是他娘的苦力。

犯贱！

小爷没那工夫。

饿了，串个门，甜甜地喊点什么，啥都有了。

见人低三辈，一转脸，我是你爷！

又捞回来啦。

要饭真不错。

可今儿却被抓了差，操他七姨！

黎明时的寒气格外逼人。

雪停了。

到处泛着青光。

脚下一走一滑。

这么大的民工队伍几乎听不到人语，只有车轱辘咯噔咯噔响。

单调。

沉寂。

烟头的微弱火光在队伍里幽幽地闪。

走了半夜，又冷又饿又乏，谁也没有说话的兴致。

螃蟹沮丧了半夜，几乎想借机逃走，都没有成功。

营长老在屁股后头跟着。

有时还帮他推一把车子。

忽然，他变得异常兴奋。

因为他朦胧认出这条路是通向河堤口的。

过去河堤口，便是三岔口。

杨八姐的茶馆就在三岔口旁边。

他已有三个多月没见到她啦。

这一次，他走得很远，从苏北到皖北，从皖北到豫东，从豫东转道鲁西南，从鲁西南一路要饭回来，刚到鱼王庄，就被抓了差。

正好，顺道！

杨八姐，我回来啦！

他几乎要欢呼起来。

## &lt;&lt;涸辙&gt;&gt;

一抖膀子，车轮转得快了。

他记起营长的话，河工上每天有一顿白发馍，愈加高兴。

说什么也得弄几个白发馍给杨八姐送去。

操他八姨！

2 那场毁灭性的洪水过后，这一带成了无边的沼泽。

野苇、蒲子、水草长得簇簇丛丛，在漫天水洼里半浸半露，散发出浓稠的草腥味。

这里没有人迹，却充溢着生命的疯狂。

叫不上名字的各种鸟在蒲苇上掠来掠去，喳喳欢叫。

密密的草丛中，鸟蛋一堆一堆的，俯拾皆是。

蜻蜓在草尖上自由地滑翔交尾，颤栗着幸福。

一只巫婆样的老蛤蟆，从水草里伸出头，鬼鬼祟祟向外窥探，突然不怀好意地叫了一声：“

呱——

”似在召唤它的同类一起鼓噪。

立刻，怪声骤起，疾风一样蔓延开去，整个沼泽顿时成了蛙的世界。

几条水蛇悄悄游出苇丛，看准目标，突然箭一般射出去。

蛙声又骤然止息。

“呀——

”远处，一棵枯朽的歪歪扭扭的老柏树上，乌鸦不耐烦地叫了一声。

这不祥的声音使沼泽的空气凝滞而压抑。

就在这时，一只凶猛的兀鹰从半天空俯冲下来，“噗”一声大响。

一阵徒劳的挣扎。

之后，一切又归于平静。

野狐、狸猫、黄鼠狼……成群结队游来荡去，互相追击，互相躲避。

突然在一片苇棵里遭遇，然后是一场生死大战。

日头依然懒懒地照着。

潮湿。

昏暗。

沼泽上笼罩着终年不散的雾气，毒气一样在那里弥漫。

雾气中浮一道变幻莫测的彩虹。

这道彩虹一直悬了多少年。

很近，仿佛一伸手就能挽住。

很远，深藏在水汽中，扑朔迷离，永远可望不可即。

傍晚，亿万只蚊虻从蒲苇中嗡嗡飞出，铺天盖地，充斥了这里的每一寸空间。

任何有生命的东西胆敢在此时闯进来，立刻就会落荒而逃。

每一种生命都参与着空间和时间的割据。

沼泽，成了生命的赌场。

夜幕四合。

风来了（主角终于登场）！

似乎带着上帝的旨意，从天外扑来。

气势汹汹，排山倒海，恣肆地践踏着蒲苇、芦草、泥淖。

鸟儿们缩在草丛里呻吟。

蛤蟆深深藏进水底。

四脚兽们伏地颤抖。

兀鹰抓牢枝丫，惊恐地瞪着黑夜。

密如稠粥的蚊虻被一片片打落水中…… 刷——刷——刷——

刷——

…… 噗——噗——噗——

## &lt;&lt;涸辙&gt;&gt;

…… 阴森。

恐怖。

一瞬间，沼泽变成地狱，生命成为儿戏。

一道一道沙波。

一道一道辙印。

一座一座沙丘。

无边无际，犹如瀚海。

日头照在上面，沙滩上像有亿万只微型反光镜，折射出五彩缤纷的光。

明晃晃的，耀得人睁不开眼。

一座沙丘上蹲一条高大的汉子。

像蹲着一头熊。

肩上搭一根粗壮的纆绳。

纆绳盘折起来，如一条蟒。

他默默地蹲在沙丘的顶端，不动不摇，仿佛铸在那里。

两只眼深陷在眼窝里，两只眼鹰一样瞄着四方。

沙滩上没有一个人。

他在等待。

十分耐心地等待。

终于在他的视野里出现一辆独轮车。

是叫车子。

他一眼就看出来了。

从那人架车时分得很开的膀子和两腿，他一下就能分辨出来。

独轮车有土车和叫车两种。

土车架子窄，轮子小，推起来噤噤响。

当然是在硬路上。

如果在沙滩里推，不论土车还是叫车，都一样只有沙沙的声音。

但叫车子毕竟轻便一点。

叫车子架宽，轮大。

推起来“啾啾”叫。

装载越重，叫声越响：“啾啾啾啾！”

…… 那汉子两腿分得很开，正往前推。

下一道岗时，身子便往后仰。

“啾啾啾啾！”

……“像赶一群小鸟。”

车子冲下岗，一头栽进沙窝。

走不动了。

汉子放下车把。

擦擦汗。

左右寻找。

忽然看见远远沙丘上蹲着那头熊一样的大汉。

于是卷起手筒：“喂——！”

“又招招手。”

熊一样的汉子早看见他了。

他知道他会叫他。

他就是专干这个的。

这叫拉纤。

和河里拉纤不同。

## &lt;&lt;涸辙&gt;&gt;

河里拉纤是拉船，这里是拉车。

一样叫纤夫。

河滩里无路。

全是沙窝，几尺深的沙窝。

车子拉过去，留一道深深的辙印，但不久自行平复。

有辙，但永远没有路。

上百年都是如此。

附近庄上便有人以此谋生。

见天拎个缰绳，蹲在河滩上等车子，帮人拉过沙窝去，不论轻重，按程计价。

沙滩里零零星星还蹲着几个纤夫。

但都是在沙丘背阴处，或倚在一棵孤树下。

只那条熊一样的大汉蹲在沙丘顶尖上。

他不怕晒。

一身油光光的乌黑。

这里显眼。

过路人容易发现他。

他也容易发现过路人。

他一天一天的不说话。

他没人说话。

偶尔，只回答过路人几个字：“中！”

“不沉。”

“你别慌！”

“过路人常惊慌。”

因为河滩里有蠹贼打劫。

或一个，或三五成群。

藏在河滩深处的草丛里。

单等客商经过，冷不防蹿出去，一棍把人敲昏，也有敲死的。

抢了东西就走。

逢这时，他便说：“你别慌！”

“他有一根枣木棍。”

丢下缰绳，提着棍迎上去。

一棍打倒一个。

三棍打倒三个。

他不会武艺，只凭一身蛮力。

他力气太大，打翻一个人像打翻一捆草。

“嘿！”

“那么一下，就倒了。”

如果被对方围上，扭住，他也不懂。

丢了枣木棍，用两只大手，一手抓住一个，像抓兔子，一扔。

再扑上来，再抓住，又一扔。

能扔十几步远。

蠹贼被扔晕了，趴在地上翻白眼，恨得咬牙：“日升，你等着瞧！”

“爬起来一一拐地走了。”

日升也不追，回身对客商说：“没事了。”

走吧。

“摸起缰绳，又背到肩上。”

七八百斤的重载，只要客商架得住把手，日升就拉得动。



## &lt;&lt;涸辙&gt;&gt;

二三百斤的轻载，搁他肩上像灯草。

沙窝里拉车，死沉。

硬路上一斤，沙窝里十斤。

吃这碗饭不易。

别的纤夫都不如日升生意好。

日升拉纤。

纤纤管护送，保险。

别的纤夫只管拉车，不保安全。

盗贼太厉害，多是亡命之徒纤夫一般不敢得罪他们。

常走这条道的客商，专爱找日升拉纤。

通常，日升都有空闲。

一天过不了几辆车子。

客商尽量避开这条道。

但非走这条道不可的，也只好从这里走。

某一天就会忙起来。

不知内情的客商随便叫个纤夫就进滩了。

有天被抢了，也有的侥幸过去了。

熟客就专找日升拉纤。

如果东西贵重，这一天日升又没空闲，客商宁肯下店等一天两天。

车过黄河滩，如闯鬼门关。

闹着玩的？

日升从沙丘上站起来了，顺手抄起坐在屁股下的枣木棍。

缰绳在肩上一摆一摆的。

他走下来了，朝那招手的客商走去。

是个贩红枣的。

客商掏出一捧：“吃！”

“吃！”日升闷闷地回：“不吃！”

“把缰绳拴在车架前头，转身上肩！”

“起！”

“车子动了。”

沙沙响。

车轮在沙窝里切开一道深沟。

两人的腿都插进沙窝，像趟水。

沙沙沙沙沙！

……除了喘气，并无人语。

两个瘦瘦的饿鬼样的纤夫，对肩倚在一棵干树上。

肩上也搭着绳，果然没有枣木棍一类器械。

四只眼，流着冷漠的光，看着车子从面前缓缓过去。

沙沙沙沙沙沙沙！

……一直入滩去了。

头上飞过一只雀鹰。

也入滩去了。

黄昏时，日升从河滩深处返回。

左手提绳，右手提棍。

耳朵在流血，脸上也在流血。

他用手背抹一抹。

继续走。

估摸血又流出来了，抬起手背再抹一下。

## &lt;&lt;涸辙&gt;&gt;

一直流。

他有些心烦。

弯腰抓起一把滚烫的细沙，往伤口处按了几按，提起棍又走。

他走得很慢，略略显出一点疲惫。

像是经过一场恶斗。

四五里外那个村庄，已经模糊不清了。

他拐个弯，朝那个村庄走去。

那是鱼王庄。

这段路，他没有碰到一个人。

只碰到一些鸟雀归巢，叫得急切切让人心疼。

日升刚入村口，迎面碰到一辆马车飞驰着奔出来。

眼看撞到他身上。

忙往道旁一闪。

同时喝一声：“能！”

赶车的是个十来岁的少年，猛勒马缰。

两匹马咳咳乱叫，前蹄腾空而起。

这当儿，少年一伸头，笑嘻嘻地问：“大叔！”

没碰着吧？”

日升黑着脸，没吭声，进村去了。

马车又飞驰着扑入黑夜。

少年加一鞭：“叭！”

空旷旷的河滩里，尽可以放马奔驰。

他喜欢这么赶车。

车篷下坐着两个男人。

一个破衣烂衫，唉声叹气。

马车跑得如飞，他仍嫌慢。

但不敢说。

只小心地向另一个男人讨好：“梅先生，真……真麻烦您啦！”

这么黑的天。

梅先生扶扶礼帽，又赶紧搂结实怀里的药箱子，淡淡地笑笑，没说什么。

马车颠得有些坐不住了。

梅先生伸头向坐在车辕上的少年说：“老扁，稳一点！”

少年说：“好！”

却依然扬鞭催马，车速一点也没减。

他知道那个穷汉子心里急。

他女人难产，生了两天还没生下来，血流了一地。

他是个孤儿。

八岁跟着梅先生提药箱。

十二岁跟着梅先生赶马车。

人都叫他老扁。

老扁不老。

只因为头扁。

小时候睡得太久。

无人管，老睡着，老是一个姿势，睡扁了。

梅先生收留了他。

在他看来，梅先生是个好人，在这几百里河滩上，谁不说梅先生是个好人？

他和他爹不一样。

## &lt;&lt;涸辙&gt;&gt;

梅先生叫梅山洞。  
是鱼王庄也是这一方最大的地主。  
家里除了有七千亩地，在县城还开了一个很大的药材店。  
梅山洞的医术是黄河滩上的一绝。  
他去过巴黎，去过伦敦，去过东京，会说四国话。  
回国后就行医，但不去大城市。  
常有省长、司令之类的大官派人来接他。  
他不去。  
只在乡间行医。  
白天请白天去，夜里请夜里去，风雨无阻。  
他的兴趣不在土地上。  
土地使梅家在黄河滩上臭名昭著，失尽民心。  
梅山洞的爹是个恶霸，为聚敛土地害过十七条人命。  
老子临终前，把沾满血腥的几千亩地交给梅山洞，梅山洞视为粪土。  
他终日奔波为百姓治病。  
百姓们感激的目光使他满足。  
他看重精神享受。  
和他爹不一样。  
他从西洋带来的平等、博爱，不仅他的老子不能理解，连老百姓也不能理解。  
在老百姓的眼里，梅山洞是个怪物。  
是个憨家伙。  
是个慈善家。  
是个神医。  
那年，黄河滩上瘟疫流行。  
人一沾上便发高烧，烧得火炭一样，浑身出血斑。  
一天两天，蹬蹬腿就死了。  
快得很。  
这种病十年八年就有一次大流行。  
这种病治不好。  
这一年，又来了。  
梅山洞天天被人请出去，黑天半夜不归家。  
后来干脆又出不了门。  
病人抬家来，两进大院，里外都是病人。  
梅山洞派人从城里药材店拉药来，用大锅煮，煮好的药汁倒缸里，让病人喝。  
那些日子，他派出去好多人到外地买药。  
供不应求。  
来看病的，多数都治好了。  
但死的人更多。  
那么多村庄，那么多病人，他顾不上。  
黄河滩上每时每刻都在死人。  
死了就埋在沙窝里。  
那一年的狗最肥。  
二更天，马车进了一个村庄，在一间低矮的草房前停住。  
梅山洞跳下车，直奔屋子。  
老扁提个药箱随在后头。  
请医的汉子已抢先进了屋。  
女人躺在床上，死了一般。

<<涸辙>>

脸白得像一张纸。

梅山洞伸手拉开破被单，一股腥臭扑鼻。

老扁看得真切，那女人的肚皮鼓得放亮，大腿根一片血肉模糊。

他想不到一个分娩的女人形象竟如此肮脏丑陋。

直到多少年后，一想起来仍然恶心。

他一生对女人都没有兴趣，大约从这时开始。

女人那地方怎么是那样的！

梅幽洞把把脉，说：“不咋。

”一屋人都松了一口气，他要来一盆清水，洗洗手，洗洗胳膊。

怎么，他要用手掏吗？

老扁打开药箱，转脸出去了。

这太惨！

他不敢看。

屋里传出女人一声惨叫。

惨得没法听。

但女人得救了。

回来的路上，老扁光想哭。

人降生到世上，真不易。

……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